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九）

口笔译理论研究

刘宓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的理论——哲学的、史学的、文学的、心理学的、地质学的、社会学的，当然还有翻译学的——必将伴随地球在太空中旋转的轰鸣呼啸，伴随被启明星唤醒的东方大地的搏动，伴随旭日普照下亚洲腹地的蒸腾，风行于世；中国的理论已经从公元1500年以来的沉睡中苏醒，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理论的发展，就算美国、日本和西方其他角落里所有的“塔龙卫士”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窝自不量力的蚍蜉，妄图撼动拔地而起的参天大树。

——摘自：《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四十年学术人生》

The millennium between the sixth century, when the Sui dynasty restored imperial unity, and the sixteenth, when the Westerners began their intrusion by sea, was for China an era of unparalleled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bility. But this stability paradoxically proved to be a curse as well as a blessing. ... The end result, then, was the disruption of the beautifully balanced but conservative Chinese society by the irresistible expansionism of the West. Despite this outcome, 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for a full millennium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led the world by its sheer viability and by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 heritage.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pp. 211-212, Chapter 13, 1999.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九)

□笔译理论研究

刘宓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笔译理论研究/刘宓庆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9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ISBN 7-5001-1155-X

I.口... II.刘... III.翻译理论 研究 IV.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2383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责任校对/立 序

封面设计/李 雷

印 刷/北京奥鑫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0.75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 000

ISBN 7-5001-1155-X/H·362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写 在 前 面

——寄语口译界友人和学子

两年前的初春，我在台北收到一封由两个自称为“您的学生”的人寄来的联名信，这封信是出版社转来的，发自北京。寄信人抱怨我“根本不重视口译”，“写了那么多理论书，只字不提口译”，这“至少是默认‘口译无理论’的偏见”。他们说，现在他们给我直接提出问题是要“讨个说法”，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不讲道理的”，至少是我的“失职”。联名信的最后还提到他们“内心的感受”：满足感和失落感。“满足”的是口译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失落”的是社会对他们的“漠视”——其中也包括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一连几个晚上也没有睡好。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这两位实际上与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年轻同行。我回了信，保证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最后说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一句话与他们共勉：“让存在展示它本身的魅力”——有“魅力”的“存在”迟早会获得更热切的认同。

说我不重视口译当然不符合事实。我自己曾经做过四次正式的口译工作，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够好。最近一次是1998年春

夏之交。每次做口译工作，我就暗下决心要好好研究一下有关口译的理论，因为我从口译实务中体验到的不仅是一种使话语三方意念释然的快感、口译不可或缺的责任感和成就感，同时更体会到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口译实在不是一种轻松的职业。它随时会让你面对猝不及防又无所不包的考验——用一句流行语来说是一种“全方位挑战”：心理素质、双语功力、反应能力、专业水平、百科知识、应对或应变策略、交流和交际技巧乃至仪态的“felicity”（得体）和所谓“becomingness”（适境），等等。欧洲人常说口译是“play by ear”（全凭两耳的绝活），言下有靠“灵气”的褒义，也有经验论的消极意涵。每次做口译我从不怠慢，就怕一上场“灵气”全消。每次完成任务，我都做过笔记，尤其是1998年那次为爱尔兰商界名人访问东亚所做的口译，任务完成以后，我真正下了决心坐下来写“口译理论”提纲。可以说一直到当年赴爱尔兰的前夕，我都在冥思苦想口译理论问题。我感到需要的是某种“导向理论”（pilot theory），某种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所说的“理论的哲学”即论证手段以及种种相关科学的原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说得好，“科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解释现象的种种规律”（*Synthetic Philosophy*, 1893）。我需要找到一种或几种科学来解释和描写口译行为这种“现象”和它内在的“种种规律”，并为我提供理论思想和理论依据。这一切都要求我必须深思熟虑，投入悉心的研究并与行内人士密切沟通、商讨。这本书，就是我们近四年来思考、探讨和研究的成果。参与其事的有四位大学同行和一位优秀的香港政府口译员，她（他）们的第一手体验和从经验中领悟到的真知灼见，使本书获得了难以评估的活力，也使我的理论描写具有我所期盼的“可操作性”。因此，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口译领域中三方面的专才通力合作的产物：口译员、口译教师和翻译理论研究者。这种合作模式或者说“多维整合”模式大概正是21世纪翻译学整体性研究（holistic studies of translation）不

可缺少的。这方面，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想，像翻译学这样的学科，方方面面，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既需要经验，又需要理论；既要通览古今译事，又需深研中外新学，个人虽穷毕生精力为之，也只能浅作涉猎，而且难免于缺失。我本人就深有体会。

至于说到社会对翻译（包括口译，以下同）的“漠视”，我不否认，但我想应该作历史、文化分析。翻译历来不受重视，口译当然也不例外，中外皆然。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价值观或者说社会价值取向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为的因素，而是取决于事物本身积极的存在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取决于它的功能发挥、功效发挥和它在社会历史、文化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这一点，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按准确的发音应该是帕尔士）作过很多论述，翻译界可以作分析性研究，客观地认识自我并积极地敦促社会尊重翻译的参与，为翻译的范围更广阔、更深入的社会参与创造一些实实在在的生态条件。当然，我们要看到，到目前为止，除欧洲和加拿大少数传统上的多语社区和社群以外，翻译从整体上讲并没有进入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成为主轴性交流工具或“交流的主体形态”。这方面，在世界史上也不乏例证。在中国的唐代、欧洲古罗马及文艺复兴时代，翻译蔚兴，但“儒、道文化”与“拉丁文化”也并没有被“喧宾夺主”。翻译参与了中国“儒、道、释、基督”的文化合流，翻译也参与了欧洲丰富多彩的印欧语文化的缔造。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主流文化被翻译（外域文化）完全颠覆或泯灭的例子。正相反，倒是有很多史例显示国家被消灭了，但它的民族文化仍然处于根深蒂固的主流地位。在人类文化史上，外域文化参与塑造主流文化从而增色乃至完善了主流文化的例子是很多的。说到底，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参与——有积极的、良性的参与，也有消极的、非良性的参与——参与目的语文化与时俱进的打造，也参与原语的反馈性自我改造与提

升。很明显，参与不等于替代。我想，我们的翻译应该以积极的良性参与为己任，使自己**适得其所**。今天，我们似乎应该清醒地预见到，即便将来人类进入到高度发达的多元文化社会，其结果也首先表现为人们自身的多语交际能力高度发展，人的“内在传播能力”（“intern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George H. Mead, 1863-1931，也有人译为“内向传播能力”）也就是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所进行的双语转换能力高度发达，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够胜任愉快地讲多种外语、听多种外语和读多种外语书报及获得多种资讯。这时，即便在这时，翻译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交流的主体形态。我们只能预见到，当多元文化社会高度发达的时候，翻译传播的整体质量将有极大的提高和增长，翻译事业将有极大的发展，翻译因积极参与主流文化的良性富集和发展受到空前的重视，但翻译行为仍然不可能发展成为主流社会的主体性交流形态。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发达的多元文化社会必须依仗翻译来实现行政管理运作和科技经济发展。我们只能确有把握地预见到翻译的“不可或缺性”（indispensability）将与日俱增，人们对翻译作为多元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的认同将与日俱增，**翻译的参与功能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这也正是对翻译进行历史、文化分析的逻辑结论。

我想，每一个热爱翻译的从业者，都应该努力对翻译作一番历史、文化的分析。有了这一番分析，就会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多一分理性的执著而少一分失落的感伤。其实，人生的目的，说到底，也就是对自己所挚爱的事业的追求：在追求中必有所得，也必有所失；而且，至关紧要的是，能够在“所失”中看到“所得”，而倍感欣慰。这就叫做“潇洒走一回”吧。我希望用我这个生态度与所有的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年轻的同行和学子共勉。

这本书是我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的手稿同时摆在案头，左右开弓写出来的。这样写作是一种自我训练，可以从中体验到将思维作不断切换（cut back）的乐趣，但也难免产生一些论述

上的纰漏。同时，由于我们几位合作者分处北京、新加坡、香港、台北和深圳、广州等地，沟通很不容易，因此，书中如果出现严重疏漏和错误，应概由我负责。这里让我重复严复的一句话来作个结语：“我罪我知，是在明哲”。

刘宓庆

2002 年 8 月

目 录

写在前面——寄语口译界友人和学子	i
引 论	1
第一章 维根斯坦的语言观与翻译	18
1.0 概述	18
1.1 遵守规则与驾驭规则	22
1.2 意义取决于使用(“Meaning is use”)	25
1.3 “生活形式”:意义“使用”的基本依据	29
1.4 结语	36
第二章 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传播行为	41
2.0 概述	41
2.1 媒介功能的强化:操控权的转移	52
2.2 口译“语言游戏”的“在场”和“不在场”	57
2.3 口译“语言游戏”的“当下性”	60
2.4 口译传播有其本身的语境化特征	63
2.5 听觉意义解码功能的前沿化	82
2.6 结语	84

第三章 口译传播的认知论证	88
3.0 概述	88
3.1 口译理解的关键:听了解码	90
3.2 口译反应论的认知论证	99
3.2.1 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 RT)	99
3.2.2 习惯性反应(habitual reaction, HR)	105
3.3 口译中非言语意义解码的认知论证	111
3.4 同声传译的认知剖析	120
3.4.1 同声传译的基本“游戏规则”	124
3.4.1.1 规则之一:“后起跟踪”	125
3.4.1.2 规则之二:“化整为零”	128
3.4.1.3 规则之三:“一心三用”	131
3.5 口译理解理论的认识论证	135
3.5.1 感应能力	136
3.5.2 关联能力	140
3.5.2.1 符号与意义的关联	142
3.5.2.2 符号与语境的关联	148
3.5.2.3 文化关联	152
3.5.3 推理—判断能力	155
3.5.4 整体把握的能力	156
3.5.5 应变、应策能力	160
3.6 对口译中记忆的认知分析	162
3.6.1 注意是记忆的前提	166
3.6.2 理解是记忆的条件	166
3.6.3 “记忆保持”不是恒久不变的	168
3.6.4 记忆受制于心理压抑	171
3.7 结语	172

第四章 口译的对策论	182
4.0 概述	182
4.1 口译的基本策略:解释.....	184
4.2 “对应”是一个范畴	190
4.2.1 语言与范畴化(categorization)	191
4.2.2 对应的幅度和等级	194
4.2.3 关于隐喻翻译的对策论思考	204
4.3 形式的功能观	213
4.3.1 形式的认识论意义	215
4.3.2 形式的本体论意义	218
4.4 口译中的“原语效应”(SL effect)问题	222
4.5 口译中的文化翻译对策	231
4.5.1 口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231
4.5.2 口译的话语文化解读	236
4.6 口译中的推理策略	240
4.6.1 推理的依据	241
4.6.2 推理的条件	244
4.7 口译心理调控对策	245
4.8 结语	249
4.8.1 发展能力	249
4.8.2 加强学习	250
第五章 口译的方法论	258
5.0 概述	258
5.1 阐释或疏解	260
5.2 同步或伴随 vs 分切或拆译	266
5.3 明与暗 vs 直接与间接	280
5.4 增与删 vs 繁与简	285

5.5 融合与提炼	291
5.6 方法与效果	294
5.6.1 口译方法论的关键是语言感应力	294
5.6.2 口译方法论的价值标准	295
5.7 结语	299
第六章 回顾与展望	304
6.0 概述	304
6.1 翻译研究的多维化、整体化格局(Holistic framework)	305
6.2 翻译学研究方法必须改革	315
6.3 建立翻译研究的“孵化中心”	318
6.4 建立翻译事业的统筹中心	318
6.5 翻译学发展的前景	319
参考文献	324

引 论

话说我国唐代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太宗派了一个使节来到拜占廷帝国(Byzantine Empire, 330-1453)的国都君士坦丁堡见拜占廷的国王。朝廷上,太宗的使节自我介绍说“大唐使节奉命……”,译人话音未落,拜占廷国王勃然大怒,打断太宗特使的话吼道:“来人好大胆竟敢自称‘大唐’使节,拉下去斩了!”这时太宗使节的另一位熟谙波斯语的口译员忙上前跪拜下来,大声喊道:“陛下息怒,请容解释。‘大唐’只是国号,岂敢自诩。唐高祖灭隋、陈之乱,完成统一,‘大’字不过‘一统’之谓耳,请陛下明察。”拜占廷国王听了这番波斯语解释,就放了太宗使节一马。口译的几句解释不仅救了大使一命,还确保了“丝绸之路”顺利伸向欧洲。

“口译”一词的英语“interpretation”的动词“interpret”来自拉丁语“*interpretari*”,意思是“explain”,正是“解释”;“*interpretari*”的名词形式是“*interpres*”,意思则是“a negotiator”(协商者、谈判者)。我们从辞源学上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西方口译理论主流派(如欧洲的释意派)的主张大抵都集中于有关如何“解释”的各种命题。我们再从辞源学来看“笔译”(translate)就可以在比照中更加明白两者的区别。“trans”是前缀,来自拉丁语“*tra*”,意思是“acr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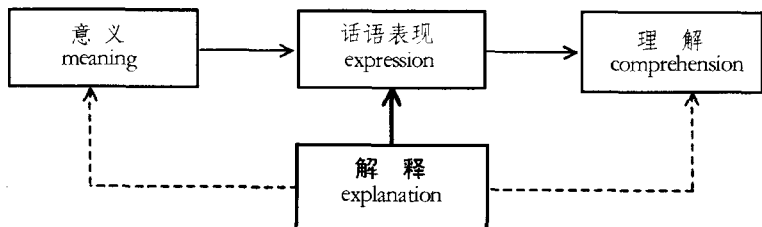
“translate”的拉丁语是“*translatus*”,其中的“*latus*”表示“*ferre*”,就是英语的“*carry*”,因此两个语素合在一起就成了“*carry across*”,意思是“从此处转运到彼处”、“从一种语文改变成另一种语文”,核心意义中没有“解释”的基本意涵。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维根斯坦对意义、表现、理解和解释四者的关系作过如下阐述:^①

But in the second case how can one explain the expression, transmit one's comprehension? Ask yourself: How does one *lead* anyone to comprehension of a poem or of a theme? The answer to this tells us how meaning is explained here. (Prt I, § 533, 144e)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人怎样才能解释表达或传达他的理解呢?问问你自己:你如何引导别人去理解一首诗或一个主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告诉我们:意义在这里是如何加以解释的。)

根据维根斯坦的意思,我们试作如下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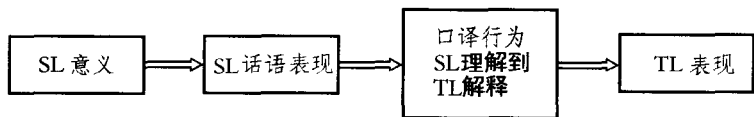
图1 对意义加以解释以获得理解



可见,口译行为是一种语际解释行为(explanatory act),它的根

据是原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获得对原语意义的理解。据此,我们可以将“口译行为”的基本运作程式图示如下: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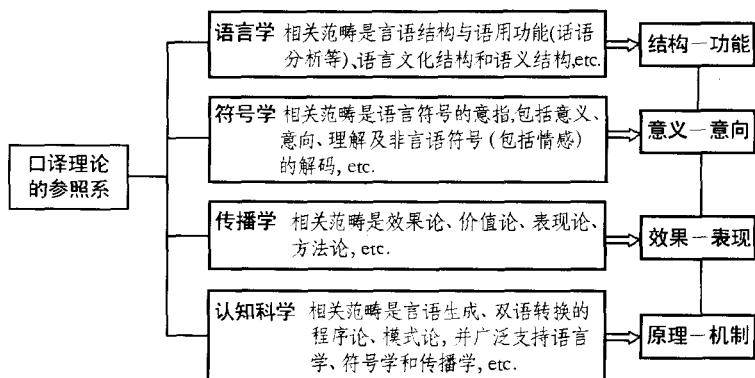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解释”可以说是口译的基本功能。本书中所阐发的口译理论也都以口译集中于解释的功能观为依据和依归。我们对口译理论所作的构建和拓展,主要借助维根斯坦的语言观和理论思想以及语用学、传播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并着眼于强化口译的跨语言文化的文化传播功能。

为比较全面地探讨语际间的“解释”问题,我们必须借助一些相关的学科。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大概可以说,与口译理论最具相关性(relevance,西方也有人用 pertinency)的学科主要有四:其一,也是口译理论的基础,当然是语言学“家族”,特别要借助它来解决口译的语言结构和功能(如语体、语域及话语分析等等)及语言心理(如语感、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其二是符号学,特别要借助它来解析意义和意向表现方面的问题;其三是传播学,特别要借助它来分析效果(如熵、冗余、听者或听众)、推论方法以及语言表现等方面的问题;其四是认知科学,特别要借助它来剖析言语生成、语言转换方面的原理、程序,总之是机制问题。以上四门学科构成了口译理论的四个维度:结构、意义、效果和认知机制,这四个维度分别借助一种主要学科作理论支持,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参照系及基本格局:

图3 口译理论的参照系及基本格局



可以想见,口译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理论参照系为自己提供理论指向、理论依据、理论思想和论证手段,它肯定谈不上科学化,难免落在经验上兜圈子的经验论。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上表中看到,有人说“口译理论与一般翻译理论完全不相干”是不正确的,说“口译无理论”更不正确。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口译理论与一般翻译理论的关系。

“一般翻译理论”常常指翻译的一种通论,讨论翻译行为的一般现象和规律,通常侧重于笔译。应该看到,口译理论有它的特殊性,以下第一、二章中我们会详加阐述。但是作为语际转换行为,口译与笔译又都是翻译行为,二者的理论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维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维根斯坦是这样说的: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expression to characterize these similarities than “family resemblances”; for the various resemblances between members of a family: build, features, colour of eyes, gait, temperament, etc. etc. overlap and

criss-cross in the same way. —And I shall say: “games” form a family.

And for instance, the kinds of number form a family in the same way. Why do we call something a “number”? Well, perhaps because it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several things that have hitherto been called number; and this can be said to give it an indirect relationship to other things we call the same name. And we extend our concept of number as in spinning a thread we twist fibre on fibr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thread does not reside in the fact that some one fibre runs through its whole length, but in the overlapping of many fibres. (Prt I, § 67, 32e)

(我能想出来用以描摹这些相似性的最佳措词莫过于“家族相似”了; 因为一个家族成员之间有着各式各样的相像之处: 身材、长相、眼珠颜色、步态、性格等等, 而这些相像之处同样是交叉交会的——因此我说: “游戏”构成一个家族。

例如, 各种“数”同样构成一个家族。我们为什么将某种东西称做“数”呢? 嗯, 也许它与我们一直称做“数”的东西之间具有一种直系关系; 而这又使它与同样叫做“数”的其他东西发生非直接关系。我们扩大了数的概念, 就好像我们搓一根线时把两股纱搓在一起似的。而这根线的牢固度并不存在于整根线的某一股纱中, 而是存在于多股纤维的交会中。)

维根斯坦的意思是, 语言是一种“游戏”(“game”, Prt I, § 7, 5e)^②, 翻译则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游戏”(Prt I, § 23, 12e), 这种游戏中又包括口译和笔译; 它们恰如家族中的成